一 散文創作丘秀芷

邱秀文

展視丘秀芷十五年的寫作歷程，發現她始終以一顆敏感的心，一隻寫實的筆，儘情的將心中蘊藏的豐厚的情感表現出來。

誠如她常說的，寫作最重要的，在於眞實感情的流露，唯有這份「眞」，才能使文章歷久彌新。

今年的五四文藝節，中國文藝協會特別頒發散文獎給丘秀芷（原名邱淑女），十五年努力的耕耘，這份獎章自是精神上的一大安慰。

這次的得獎，評審單位審閱了丘秀芷的五本書。這五本書，保持着她一貫平穩的水準和樸實的風格，對丘秀芷而言，不僅是珍貴的紀念，還代表着不同的意義。

民國五十五年，丘秀芷剛從世界新專畢業，這年年底，她出版了第一本書：「遲熟的草莓」。這本書約有十二萬字，裏面全是短篇小說。書中的文字很流暢自然，每一篇故事的內容，最大的特色在於與生活打成一片。可以說，丘秀芷的小說是與大衆結合，而非拘限在「象牙塔」裏的與現實脫節。

當時，丘秀芷已是文壇上頗受注目的新人。第一本書出版後，一般的批評也都很不錯，對她是很大的鼓勵。沒有多久，她又鼓起勇氣出版第二本：「江水西流」。這本書的內容：據丘秀芷自己說：「有散文，又有小說，十五萬字所包含的實在有些雜亂。」或許出版這本書時就並不滿意，而且在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的獎助出版下，必須自己負責發行，她感到不厭其煩，後來雖賣了一百多本，但還是將剩餘的全都燒掉了。丘秀芷說，燒掉後，竟有一種解脫的快感，似乎減輕了一種負擔。

從畢業後就一直在豐原中學教書的丘秀芷，課餘仍有不少時間寫作，接着她又出版了「千古月」，仍然全是短篇小說。在這本書裏，丘秀芷的取材與寫法，並沒有太大的改變。

之後，民國五十七年，她將在中央日報副刊上所發表的散文，全部聚集印成：「小白鴿」。她說：「這本書的內容與文字水準，都很整齊，可以說是我自己最喜歡的一本書。」但這本與其他的霜葉文庫的叢

書一樣，被冷凍在倉庫裏，一直沒有大量發行，非常的可惜。

一直到六十四年，丘秀芷出版了她的第五本書：「綠野寂寥」，除了二、三篇書評外，其餘全是散文。

從早期的短篇小說到後期的散文，丘秀芷坦承：「我的轉變好像不多。」她又取笑自己沒有太多的進步。事實上，她始終堅持文章的內涵在於感情，技巧是次要的條件。憑着感情的散發，作品不會久而久之「淡而無味」。因爲有着這點固執，丘秀芷通常是「有感而寫」，絕不只是賣弄文字。

「我一直還很懷念我的第一篇稿子：『雨夜』。」這是民國五十一年，丘秀芷開始寫作時的一篇散文，敍述一個貧窮的農家在雨夜挖竹筍的故事。這篇登在「自由青年」上的稿子，給人的印象很深。它表現着家庭的親情，人性的率眞，在丘秀芷的筆下，我們讀到的不只是一片溫馨，還有農民爲生活掙扎的愁苦。當時許多年輕讀者讀了都很感動。

很多人以爲這是丘秀芷自己親身經歷的故事，所以寫來特別眞切感人。丘秀芷說，她家並沒有種過竹筍，但家中的經濟情況受過很大的打擊是眞的。同時她又生在農村住過，對農村生活有偏愛，也有體驗，寫來的眞實性自然增强了很多。

經常讀丘秀芷的作品的人，可以發現她的作品以鄉村爲背景的很多，她自己也常形容說：「我這個人看來就是土裏土氣，一看就是從鄉下來的。」選擇鄉村爲背景，在她來說，是個性中那份純樸與眞摯的最好陪襯，如此，她覺得與自己接近很多，她所要求自己的「眞」，表現的也就更清晰與强烈。

丘秀芷也不儘然全是寫自己接近的事物，她說，有很多的故事也是虛構的。爲什麼虛構的還讓人感到就是她自己的故事？丘秀芷的解釋是：體驗對於寫作的幫助很大，有了體驗滲入故事中，容易創造自己的特色。以她而言，寫鄉土的故事，就比寫別的故事受人注視，再加上過去一直很少人，選這方面的素材寫，自然的就將她歸到鄉土作家的圈中。

著名的抗日志士丘逢甲先生是丘秀芷的叔祖。原籍臺北市的丘秀芷的家族在本省也是很有名望的。丘秀芷常想寫一部類似「紅樓夢」的小說。她對這部具有動人的力量和悲劇美的價值，同時又有諷世罵時意

味的「紅樓夢」，一直很喜歡，所以也曾想嚐試以個人對大家族的體驗，加上虛構的人物寫一部小說，但總感到自己的孕思還不够成熟，而且寫小說要化太多的時間和精力，不是她所能負荷的。

記憶裏，丘秀芷沒有寫過長篇小說，她只寫過兩篇中篇小說：「風飄蓬發」、「流充誤」。寫這兩篇小說時，她尚未結婚，有着比較充裕的時間經營、刻劃小說的情節。寫出來後，有讀者批評不能代表她平時的風格，再加上她也感到一篇較長的小說的寫作太累人，因有放棄了長篇和中篇小說的寫作，專心寫短篇小說和散文。

最近，丘秀芷一連寫了幾篇有關故鄉風土人情的懷舊文章，都刊登在中央副刊上，後來中副還特別開闢了這方面的專欄。丘秀芷說，這種懷舊文章在她不是新的嚐試，以往她一直對這類的題材有偏愛，十多年的磨鍊，使她更能把握材料，作更生動的發揮。再加上文章刊出後，讀者們的喜愛，對她形成極大的鼓舞，她將繼續朝這方面努力。

「坦白說，寫作對我而言，並不是很吃力的事。」有時，開始一篇，很順手，很快就可以完成。如果寫好再抄一遍，那改的可就多了，有時改的面目全非。她寫作倒不限定白天或晚上，丘秀芷總形容說：「我寫作就像是做一樁分期付款的工作。」時間分割開寫，對她的影響不大，但不能有壓迫感，好像非得寫不可，使她產生一種逃避的感覺。

一年多以前，專欄作家楊柳青青先生找丘秀芷，問她願不願意在中國時報的家庭版開一個關於深入探討社會現象的專欄，一週一篇，每一篇文章有一個主題，對一個社會事件的背景、遠因，後果，作整體性的分析。當時，丘秀芷考慮到，從事這種性質的專欄寫作，她必須有相當多的時間，比報社的記者還要做更深的接觸與探訪，這是她所不能負荷的，尤其兩個年幼的孩子需要大量時間的照顧。楊柳青青先生一再督促她不該放棄這一個機會，她的先生——作家符兆祥先生也鼓勵她該試着寫寫。於是開始在中國時報家庭版的「舞臺」專欄。

「這個專欄對我的壓力似乎很大。」丘秀芷怕每一週的交稿時間很快來到，她對題材的選擇又很謹慎，不願偏重挖掘社會的黑暗面，總是儘量找尋人生的光明面，鼓勵多於責難。在這種情形下，就不像從事

創作那麼的自在，一直到現在，她還是不習慣。所以她認爲，寫作，需要時才寫，有一種衝動時才寫，比較能得到寫作的快樂。

擱在丘秀芷心上的負擔不止一件，另外，她與其他幾位本省作家應有關單位的邀請寫「臺灣志士傳」，她負責寫丘逢甲先生。這對她自是意不容辭，連月來，不斷的看書，找資料，却遲遲不肯動筆。這不僅是她身負家族人士的期望，還有一鼓莊嚴的使命感，要寫好它。丘秀芷說：「我只有拼命看書和與家人談話，使我對你的瞭解更深更多。」

喜歡寫作的人，幾乎沒有不是由喜歡看書開始的。小學四年級開始，丘秀芷就看小說，中西小說都看。隨着年齡的增長，漸漸喜歡看「紅樓夢」、「老殘遊記」、「儒林外史」等類諷刺性的小說。當時有的含意並不懂，但很愛一口氣讀完。進世新讀書後，對理論性的文字發生興趣，接着又看雜文、書評，以及一些工具書。綜合她喜歡讀的書，她一直認爲喜歡的書都是質勝於文的。至於現代的作家，她也看得不少，有很多作家是她的朋友或認識的，這影響她的看法，常把人格和風格弄不清了。

「無論喜不喜歡那個人，我都讀他的作品。」但她就是不喜歡作家只是賣弄技巧，或華而不實。那麼她喜歡誰的作品？丘秀芷舉了一個例子：像段彩華的小說就很不錯啊。

重視感情的緣故，她也喜歡作品充滿感情的，劉靜娟的散文與小說，丘秀芷認爲眞誠，因此一般人雖不是十分注目，她倒欣賞極了。她又率直的說，她讀了不少張愛玲的小說，但並不喜歡，覺得張愛玲的筆觸太冷，儘管她不否認這可能也是一種表達方式。

並不是許多人認爲好的作品，我們就認爲一定好，像關漢卿的元曲，丘秀芷就頗不以爲然。她對於只是才子佳人式的描寫，而沒有較深一層的用力刻劃常不感興趣。

偶而，丘秀芷也寫二、三篇書評，她看書評也不少，只是在她的眼裏，好的書評不多：「捧場式的居多。」有些書評家自己缺乏實際經驗，評別人的作品，總像隔了一層，譬如：不寫小說的人，她來評小說，是不是深切呢？丘秀芷以爲這些書評家的理論太多，並不能完全評出作品的眞諦。

詩、詞一直是丘秀芷最接近的。說起詩、詞，她

總得意的說，以前記憶好，別人提些詩、詞，她總能接着背下去。那時，她在世新上「文學概論」課，教她的是詩人上官予。上官予只要在課堂上舉例，丘秀芷就背得出詩句或詞句。她歸功於父親從小就教她讀、背，打下一點基礎。那時，她喜歡李後主的詞，因爲他以明淺清麗的句子，表達深厚曲折的感情。還有納蘭性德，有人稱他爲清朝的李後主，他的詞有着赤子的天眞，活躍的生命以及纏綿的情感。但是，由少女到少婦，邁入人生的另一個階段後，她對這些充滿哀愁和悽怨的詞已漸漸不喜歡了，她承認這可能與年齡有關。

對自己喜歡的詩、詞或佳句，倒是從不在自己的文章上引用。她說。要「偷」也得偷得高明些，把原作者的思想加在自己的作品中融化了才好，否則就太形式和膚淺了。

自認內向而固執的丘秀芷，常說她大概很不容易改變寫作的方向。十多年前，她與林懷民以文會友，有一段時期常通信，彼此常在信上討論問題或批評各人的作品。那時，林懷民不贊成她的平淺眞深的寫法；她也不喜歡林懷民的意識流方式。如今，「我依然沒有改變自己的原則，而林懷民後期的作品已可看出他的轉變。」丘秀芷說，她將會堅持的走下去。

二　新聞文學胡有瑞

邱秀文

從「華夏之光」到「現代學人散記」，胡有瑞一直勤懇的握着筆。那凝聚着心力與汗水的一字一句，已在新聞報導文學的園地綻出一片光華。

十三、四年前，胡有瑞自政治大學新聞系畢業，她學以致用，進入中央日報採訪組擔任記者。做爲一名歷史悠久，規模頗大的報社記者，他得到自我磨鍊的機會也較他報爲多。除了應付採訪新聞激烈的競爭，還需透過個人才智的領悟，適時而確切的表達。這種表達，不僅要符合新聞性，文字的清楚簡明，更是要件之一。

這些，胡有瑞都能够自然的把握了。

工作上的認眞和與衆不同的表現，民國五十五年年底，報社爲響應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特別開闢一個專欄——「華夏之光」，介紹中華文物。當時選定郎